

●惊心动魄的反腐败内幕纪实

权钱交易录

●西 西●编著

●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副部长

●特号金融巨贪与超级色狼

●从省长到囚徒

●吃进国宾馆

●第九大官倒

●金钱大骗局

●民航三大妙龄女贪

●一千八百万美元是怎样输光的



中央广

武汉大学

权钱交易录

西西编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3 号

权钱交易录

西 西 编 著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 263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6.90 元

ISBN7—304—00916—0/F·265

前 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爆炸大分化的时代，得与失、捷报频传与危机四伏共存于我们的时代中。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斐然，14年变革中崛起的形象，校正了不同肤色的种族对中华民族的认识。

然而，大潮涌动，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现实大背景中，私欲与贪婪在暴涨，理性与道德在沦丧，腐败的蛆虫在滋生。一些人想着钱，盯着钱，捞着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曲，它不仅流行于经济领域，也流行于党和政府的一些官员中。为了钱，名门闺秀尽情出卖国家和肉体，青春靓女敢于将纤细的小手伸向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国家财富，响当当的银行家、企业书记疯狂地吞金猎艳，兢兢业业的老干部胆敢拿上亿元国家金钱去下赌注；为了钱，有部长说：“我不去偷不去抢，但只要能占到的便宜就一定要占！”有省长说：“什么省长不省长，什么效益不效益，只要能为你创造条件，我什么都可以干！”有县长说：“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

无庸讳言，铜臭，腐蚀着国家机器；蚜虫，爬上了共和国的梁柱！如何消除隐患，解除危机，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

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回答并付诸行动：对于那些无视党纪国法，胡作非为的人，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严惩不贷，发现一个清除一个！于是部长被押上了被告席，省长沦为阶下囚，一顶顶显

赫的“乌纱帽”被摘掉了，一颗颗曾经高傲的头颅落地了！一些人在疯狂攫取国家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挖起了墓穴。

悲剧本不应该发生，但发生了。

现在，我们将 1992 年以前反腐败斗争中公开查处并产生强烈反响的部分大案要案真实地记录下来，编辑成书，呈献给读者。如果说 1992 年以前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第一次浪潮，那么本书所反映的即是第一次浪潮淘去的无数泥沙中的几粒。而我们现在已置身于第二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如果本书能成为弄潮儿的前车之鉴，能给弄潮儿不断发出警示，以致大潮过后，少一些人丢官去职，少一些人跌入囚牢，少几颗头颅应声落地，那么，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本书是目前为止国内第一部以纪实文学样式深层披露这些年反腐败斗争内幕和成果的集子，共 20 篇文章，资料丰富翔实，情节曲折生动，文笔流畅，融通俗性与严肃性为一体，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能触发读者深深的思考。

本书的编著，得到了中央国家监督执法机关及其具体办案人员，以及新闻出版单位的一些编辑记者朋友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编 著 者

1993 年 3 月 10 日

目 录

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副部长	(1)
——铁道部原副部长张辛泰犯罪内幕	
1800 万美元是怎样输光的	(18)
——中国出口基地建设总公司所属香港百孚公司 非法炒黄金外汇造成巨额损失案纪实	
特号金融巨贪与超级色狼	(34)
——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高森祥犯罪案纪实	
劳模走上被告席	(53)
第九大“官倒”	(63)
特权的百慕大三角	(69)
——震惊全国的动用军、警、邮车走私汽车案内幕	
从省长到囚徒	(99)
——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犯罪案内幕	
生命之秋的悲叹	(113)
吃进国宾馆	(124)
西部黄金潮	(132)
——轰动全国的青海黄金经济案纪实	
民航三大妙龄女贪	(192)
——中国民航系统三起特大贪污案纪实	
魔爪，伸向绝密“112”	(199)
——叶之枫出卖国家机密案内幕	
铁路黑网	(215)
——震惊全国的铁路系统行贿受贿案内幕	

一起骇人听闻的黄金贿赂案	(235)
“官倒”与“迷宫”	(241)
——轻工部工艺美术总公司投机倒把案纪实	
京西有只“吊睛白额虎”	(252)
——管志诚特大受贿案沉思录	
一起竞选市长的舞弊丑闻	(260)
金钱大骗局	(283)
风 灾	(300)
——席卷全国的铝锭大战沉思录	
不应重复的代价	(315)

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副部长

——铁道部原副部长张辛泰犯罪内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官员中，虽然他不是第一个走进罪恶之门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因贪欲横流被押上人民审判台的副部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幸创造了“共和国之最”。

他曾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查处本部及其系统一桩特大贪污贿赂案。然而，极具讽刺意味又极具悲剧色彩的是，就在他威言厉色地查处贪官的同时，自己却做了贪官。

——作者手记

7月6日，提起诉讼

1992年7月6日。星期一。北京。

这是一个被知了鸣叫得异常炎热的日子。上午8时许，十里长安街上，一辆辆警车在闪烁的警灯和嘶鸣的警笛声中，穿过一个个畅通无阻的红绿灯路口，直奔西郊而去。

北京西郊。八宝山南侧的长安街旁。矗立着一座由根根巨型圆柱撑起的方型大厦。这便是北京市人民法院所在地。这天，在这座威严的法律大厦内，将开庭审判我国建国后第一起副部级干部受贿案。

权力与罪恶，同时放在了正义的天平上。

上午9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庄严的国徽下，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以及公诉人、辩护人，一一在法

定席上坐定。旁听席上，静静地坐着 20 几位来自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及铁道部机关的官员，他们在查处本案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一次公开的但又是一次极小范围内的审判。没有无关的听众，也没有新闻记者。

法庭内寂然无声。

一位女工作人员在娴熟地调试着摄像机。镁光灯将不大的法庭照得雪白……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提起公诉的张辛泰受贿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8 条、第 111 条的规定进行开庭审理。现在开庭！”30 多岁的年轻的审判长笔直地站在审判台上宣布开庭。接着，他下达命令：“请执行法警提被告人张辛泰到庭！”

随着审判长一声令下，两名戴白手套的年轻法警一左一右，将被告人张辛泰带进法庭，押上了被告席。

“被告人姓名？”审判长按法定程序验名证身。

“张辛泰。”

“年龄？”

“55 岁。”

“职业？”

“铁道部原副部长；南昆铁路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

“籍贯？”

“河北省×县。”

“现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楼×单元×号。”

昔日威风凛凛、人人敬畏的张辛泰，此刻如霜打的野草。他瘦弱的身子靠坐在专为他准备的那把孤零零的木椅上，耷拉着眼皮，半张着嘴，一副沮丧懊悔的表情。

摄像机镜头执著地对准张辛泰木然的脸……

从部长席到被告席，也许张辛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落到这个地步。然而，这一步，却又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的。

他驱动双脚走向深渊

1987年3月，暖暖的阳光洒满大地，所有的生命开始萌动勃勃的欲望。一天，张辛泰坐着组织配给他的那辆普通“皇冠”车外出时，他看到京城宽阔的马路上，各式各样的高级豪华小轿车轻轻擦着光洁的地面，冒着缕缕白烟“沙沙”地奔驰着，而自己的车夹在其中，未免觉得有些寒酸。这时，张辛泰的司机似乎知道他的心思，一边懒洋洋地把着方向盘，一边有意无意地说：“现在的领导都兴坐‘尼桑’了。”不久，铁道部机关进了一辆“尼桑”，张辛泰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普通“皇冠”换成了“尼桑”。

1987年7月。烈烈炎炎，暑热难熬。张辛泰参加铁道部工业总公司在石家庄车辆厂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张辛泰以“父亲有病，天气很热”为由，找到石家庄车辆厂厂长姜守禄，提出要借用该厂空调机。因该厂是铁道部的下属单位，而姜又有投领导所好的习惯，一听副部长要借空调机，便爽快地回答：“如果不怕花电费，可以。”会后，姜立即派人从该厂招待所拆卸了一台价值4020元的新的日产三菱牌窗式空调机，交张辛泰随车拉回北京。同时还派了两名电工携带电线、角铁等材料赴京，按张辛泰的要求，将该机安装在了他父亲的家里。事后，张辛泰通过他秘书向姜转交了一张借期为1至2年的借条。石家庄车辆厂为堵上拆走空调机的窟窿，1988年上半年，又花了3800元购买了一台国产“天鹅”牌空调机安装在了招待所。

1988年10月底，张辛泰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急性期过后，组织安排他到上海铁路局太湖疗养院疗养。疗养期间，他喝着西洋

参、生晒参、牛奶，吃着甲鱼、螃蟹、珍珠粉、水果、肉松、饼干，注射着人血丙种球蛋白等高级补品，加上太湖美丽的风光和医护人员精心的照料，使他的精神和身体日趋好转。不过，他享用的这些高级补品，国家早已有明文规定，即应自费购买，而他却分文未花。不仅如此，他还将个人购买的磁带和其他物品，以及照相费等，统统在太湖疗养院作了报销。据查，张辛泰在太湖疗养期间，违反国家规定，共用公款报销应自费购买的高级补品和其它食品、物品等 2300 余元。

1989 年 4 月 10 日，张辛泰的身体基本恢复，他以作“适应性工作”为由，带着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门诊部按摩师潘某和上海铁路局太湖疗养院护士纪某、黄某，以及铁道部某车辆厂司机张某等 4 人，在上海铁路局办公室接待科科长杨某的陪同下到达南京。4 月 12 日，张辛泰又携正在南京医学院学习的女儿，并在南京铁路分局领导和上述人员的陪同下，乘车抵达屯溪站。途中，南京铁路分局客运科茆某、南京分局芜湖办事处侯某、陈某、付某等 4 人又先后上车陪同。4 月 13 日至 14 日，张辛泰一行 11 人，浩浩荡荡游览了著名风景胜地黄山。据查，张辛泰一行此次的伙食费、住宿费，以及购买高空缆车票、登山拐杖等费用共 2083 元，全部由南京铁路分局报销。

黄山之游，意犹未尽。1989 年 4 月 27 日，张辛泰又携他的秘书、医生、护士、司机等 7 人，从上海乘火车到达杭州。杭州铁路分局将他们安排住进该分局柏芦招待所。张辛泰单独住一房间，随行人员每 2 人住一房间。这一夜，张辛泰总觉得缺点什么，寂寞象夜色一样无边无际地笼罩着他……

两天之后，即 4 月 29 日，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银白色巨型客机徐徐降落在西子湖畔的杭州机场。飞机刚刚停稳，舷梯上便款款走下一位 30 多岁、打扮入时的女士。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张辛泰秘书韩某和杭州铁路分局办公室副主任沈某（女）赶紧

迎上前去，殷情地将这位女士手中的小行李包接过来，然后一起钻进等候在旁边的一辆黑色轿车。轿车驶出机场，直奔柏芦招待所张辛泰住地。

这位女士叫李某，她是应张辛泰之邀特地从北京飞来的。作为张辛泰的客人，李某被安排住进柏芦招待所与张辛泰同一楼层的另一个单间。

5月1日，张辛泰一行8人在杭州铁路分局办公室沈某和顾某（女）的陪同下，由杭州抵达宁波。当晚，他们住进宁波市政府招待所。第二天，张辛泰一行10人在宁波某单位主任罗某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乘车游览了奉化溪口。5月3日，张辛泰一行11人乘船抵达著名风景胜地普陀山，当天晚上全部住进普陀山息来院宾馆。张辛泰与李女士单独住在一栋二层楼的两个高级套间内，其他人员被安排住进另一栋楼内。

在普陀山观光游览两天后，张辛泰一行于5月5日晨乘船返回宁波，随即又乘火车抵达杭州。5月7日，张辛泰等人亲自将李女士送到杭州机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这位神秘的女士旋风般离杭回京，圆满地完成了她此行的使命。

据查，张辛泰一行在杭州、宁波、普陀山观光游览，共挥霍公款6300余元！

有关部门认为，这是典型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违纪行为。

客厅里的秘密谈话

1989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性的年份。党和国家在经历了那场恶梦般的“风波”之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进一步惩治党内和政府内的消极腐败现象。8月，根据邓小平关于“搞一个临时大政策”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贪

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发布了《关于有贪污贿赂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代问题的通知》。两院一部《通告》发布后，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和有贪污贿赂行为的人在这个大政策的感召和威慑下，纷纷走上了自首坦白的道路。

然而，这个警钟对张辛泰竟毫无触动。《通告》期间，即1989年9月至11月间，张辛泰作为铁道部副部长，一边冠冕堂皇地代表铁道部到郑州铁路局整顿领导班子，协助中央有关部门查处铁道部及郑州铁路局一些领导干部的重大受贿问题，一边顶风作案，先后三次潜回北京，接受解放军某部一煤矿副矿长李春花（女，33岁，已逮捕）的贿赂。

一天晚饭后，解放军某部司机王某到老乡李春花家玩。李对王说：“走，带你串个门去。”俩人即来到张辛泰家。敲开门，张辛泰正在洗澡，夫人把他俩让进客厅，上茶、敬烟、让水果，一边寒暄，一边等着张辛泰。李春花是个见多识广的女人，又与张辛泰同住一个大院（两家相隔80米左右），是张辛泰家的常客，因此聊起天来无拘无束，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只是王某显得有些不自在，这个在山沟里长大的小司机，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如此高级别的干部家里。他看到张辛泰家宽敞的大客厅和一个挨一个的房间，以及富丽堂皇的装饰和现代化陈设，竟有些害怕起来。“看来，高级干部的家就是高级，这才叫真正的高级享受，真正的上流人物。”小司机想。然而，对张辛泰家的陈设，李春花则不以为然，她的家要比张辛泰家强10倍！只是因房间少，许多高级东西没有摆出来，小司机虽然常到她家去，却一直不知道李春花的深浅。这时，张辛泰洗完澡，穿好衣服，顶着一头湿淋淋的头发，走进客厅。

“部长，听说您从郑州回来了，我来看看您。”李春花又指一

下旁边的小司机，“这是小王，我的老乡”。

“坐吧，坐吧。”张辛泰以首长的口吻示意他俩坐下，然后东南西北地问了李春花一些情况。

“部长，您这台 4-26 太旧了。”李春花指着张辛泰家的录相机，直奔主题：“这次我给您换个 779 吧（即夏普 VC-779E 型录像机）。”

“唉，小李，现在正是风口上，以后再说吧。”

“您放心，没问题，有发票！”李春花神秘地眨了眨动人的眼睛。张辛泰心里踏实了许多，他想：有发票就好办，万一出问题，发票就足以证明这东西是自己掏钱买的。

“小王，麻烦你跑一趟，把我家床下面的那个纸箱提过来。”李春花猜透了张辛泰的心思，立即派小司机回去取货。

就这样，一台价值 5000 元的夏普 VC-779E 型录像机归到了张辛泰名下。此后，李春花照此手法，将一件又一件绝对现代化的家用电器送到了张辛泰家。据查，李春花通过张辛泰的司机周某等人，共向张辛泰行贿家用电器 7 件，五粮液酒 2 箱，价值 28145 余元。

李春花的行贿术

李春花为什么要不惜血本与张辛泰套近乎？说到底，她看中的是张辛泰手中的权力。李春花是解放军某部所属一煤矿副矿长，正连职干部，小学文化程度。别看她官不大，文化不高，但能耐却不小。这些年来，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她如鱼得水，捞到了足以让人馋得眼珠子发凸的钞票。她的生财之道是：用捞到的钱去购买权力，然后捞更多的钱。李春花行贿的目标，专门瞄准那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干部，因此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在解放军某部机关大院内号称“神女”。

1986年5月，李春花与张辛泰的司机周某相识后，张辛泰便成了她涉猎的又一个目标。开始，她并不是赤裸裸地向张辛泰行贿，而是小心翼翼地接近猎物。为了不使对方惊慌，使受贿者得了好处又心安理得，她运用了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巧妙手段。一天，李春花将自己用外汇购买的一台索尼21英寸彩电、一台日立136型录相机和一台夏普170立升电冰箱送到张辛泰家。

“部长，我家房间小，这东西先借放在您家里。”

“这……”

“如果您嫌碍事就拿出来用，到时我按价收您的钱。”

“我哪能买得起这么多东西，过段时间你来搬走吧。”

“行。等我把家里东西归整归整就来搬。”

然而，半年过去了，李春花的家还没有“归整”好。一天，她又来到张辛泰家说：“电器时间长了不用会坏的，你们先替我热热机子。”于是，这3台高档家用电器就在张辛泰家“热”了起来。后来，张辛泰执意要付钱，李春花便象征性地收了他3800元。比当时市价少收4050元。

张辛泰尝到了甜头，便启动手中的权力为李春花倒煤大开绿灯。

1989年6月的一天，李春花来到铁道部办公大楼。到了205房间，她向秘书点了一下头，便径直走向里间的副部长办公室。

她递给张辛泰一张计划外车皮申请表。

“这是我们单位杜局长要的运煤车皮，找别人没有批下来，只好求你了。”

“杜局长？”张辛泰接过申请表。

“杜局长的事我办不成可不行，你得想想办法。”李春花一屁股坐到沙发里，等他答复。

张辛泰答应了：“我给你办办试试。”

张辛泰不分管运输，并且，当时铁道部已明确规定了集体审

批车皮制度。所以他会说出“试试”两字……。当然，他知道自己毕竟是副部长。

李春花一走，张辛泰马上拿着那张申请表亲自去了运输局，找到后来因收受巨额贿赂被查处、当时正主持运输局工作的徐俊、魏国范二人。

二人一见这张申请表，就说：“这是李春花要的，别给她批。”原来，他们同李春花也是多次打交道了，但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发生了间隙。

“不是，是杜局长的。杜局长找到了我妹夫，我妹夫又找到了我。”

副部长向他的下属撒了一个小谎。他曾对李春花“无功受禄”，此一回，他有心要回报一下她。但张辛泰却不知，为了要办成此事，李春花对他也撒了一个小谎——她所称“杜局长”者，哪里是什么局长，不过是一个普通协理员罢了，打出个局长招牌，只为骗人唬人而已。

“你们能批就批，不批就算了。”张辛泰望着徐、魏二人，话说得不软不硬。

徐、魏二人把事情交下去了。具体办事情的人也极聪明，他在李春花的那张申请表上记下了“张部长交办”几个字——聪明人是为自己预防着什么，却想不到这几个字会成为以后调查工作的一个有力证据。

隔天，徐俊给张辛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车皮计划批了。张辛泰嘱秘书取回，并与北京铁路局联系好，就把申请表放进了公文包，带回家里。

李春花如愿以偿。

整列（50节）既是计划外、又属不合理流向的运煤车皮计划就这样签出了。

于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就这样你来我往，肆无忌惮，最终

发展到来者不拒的程度。

伸手者必被捉

“鸟飞过也有影子。”这句警言似乎专为那些做坏事又企图蒙混过关的人准备的。无论张辛泰作案手段多么隐蔽狡猾，仍然瞒不过人们的眼睛。

1988年7月至1990年9月间，一封封群众举报张辛泰以权谋私、挥霍浪费的信件雪片般飞到中纪委、监察部等中央有关部门。中纪委等部门对群众来信非常重视，立即决定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

1990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铁道部机关宣布了一项不大不小的决定：经中组部几年的考核，张辛泰在廉政方面存在问题，已不适宜继续任职，因此，中央决定免去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职务。免职后仍享受副部级待遇。

这个决定看似和风细雨，但无论对张辛泰本人还是铁道部机关乃至整个铁路系统，其震动力无疑都是巨大的。

然而，更大的震动还在后面。

正当中纪委和监察部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基本查清了张辛泰利用职权占用石家庄车辆厂一台空调机、用公款报销应自费的高级补品和其他物品3840余元，以及借疗养之机带10余人游山玩水，挥霍公款8426元等问题时，又接到反映张辛泰收受李春花高档家用电器的重要材料。

1990年5月，李春花因有严重经济问题被收审，不久被依法逮捕。在北京香山脚下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看守所里，她挤牙膏似地陆续交待了一些自己的经济犯罪问题。其中涉及张辛泰及其司机周某和铁道部机关另一名司机陈某等人的金额就达20余万元。“有3件家用电器放在了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家，由于没